

中长篇小说

平铺直叙地堆积一些故事情节，而是犀利地剖析了他的世界观、人生观。“有的同志指责这……丑化了党的形象，这是缺乏说服力的。”（《生动的人物形象》，1981年11月3日《文汇报》）

三、关于人道主义。高林指出，作品“给人道主义戴上了辉煌的桂冠，把人道主义提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高度。全部作品所竭力宣扬的思想，就是何荆夫……的观点——‘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马克思主义包容了人道主义，是最彻底、最革命的人道主义’”。乔山、俞起也说：“最近几年，……个别作家揭橥人性、人道主义的旗帜，把人性、人道主义当作‘醒世箴言’、‘济世良方’，将它们的社会作用提到一个不恰当的高度。”“《人啊，人！》作者的主观思想正与这种观点有相同之处。”“这部作品的确写出了部分现实生活的真实”，但“没有能够从全局对生活作出正确的理解和判断”。“作者从‘悲天悯人’的角度出发，把十年浩劫归结为对人性的蔑视、对人性的践踏”，“想通过对游离于当前政治生活主流的何荆夫这样的人道主义救世者的形象的塑造，为我们提供一种对未来的选择”。（《略谈〈人啊，人！〉的得与失》，《文艺报》1982年第5期）纪煜更认为，作品“这种用人道主义、人性的‘魂兮归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向右急转弯，不是一种偶然的孤立的现象，而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文艺创作中的突出表现”。作者“离开了生产关系的变革、生产力的发展……等等条件，侈谈人道主义和‘人的解放’，不仅毫无现实意义，而且只能造成思想混乱”。他说：“文艺创

作是一项严肃的事业，不是一种可能不受社会检验、不承担社会责任的‘自我表现’、‘自我发泄’。……作者应该在这个根本问题上，认真总结教训。”（《再评小说〈人啊，人！〉》，1983年11月25日《文汇报》）

郭因则撰文说：“该洗去一些泼在《人啊，人！》上的污秽，还它以晶莹了。”“戴厚英有什么错呢？”“她揭露了应该揭露的，鞭挞了应该鞭挞的，同情了应该同情的，惋惜了应该惋惜的，歌颂了应该歌颂的。她看到了并展示出生活中的黑暗，她也看到并指出了生活的光明。她……鼓舞了人们向着未来！向着希望前进的活力与信心。《人啊，人！》全书字里行间猛烈地跳动着一颗热爱祖国，恨铁非钢，渴望改革的赤子之心。”“《人啊，人！》会是不朽的。”（《还它以晶莹》，《文艺评论》1985年第3期）

四、关于艺术创新。姚正明、吴明琰说：“一般长篇小说创作往往偏重于情节，缺少对生活哲理的揭示，而这部作品恰恰把主要的笔力倾注在这方面。”同时，“整部作品不按时间程序展开情节，但又注意了故事的完整性，既经济了笔墨又具有跳跃奔放的节奏。……增加了作品的吸引力。”王行之也说：作品“有贯穿全书的感情的波涛和涟漪；它的语言又是那么清新隽永，诗意盎然”，而“较早采用‘多元第一人称’手法……，敢于走新路，不屑落窠臼……是对小说艺术的……开拓性的丰富和发展”。（《我读〈人啊，人！〉》，《读书》1981年第11期）张锦江说，作品“不追求情节的连贯、缜密，采用直接写人物的心理状态，让每个人物自己站出来说话，……这

略 lüè léger ; bref

得与失 déshī gains et pertes

魂兮归来 húnxīguīlái que l'âme du décédé nous revienne

急转弯 jízuǎnwān virer de manière soudaine, changer radicalement

思潮 sīcháo pensées ; tendance idéologique

突出 tūchū frappant

生产关系 shēngchǎn guānxì relations de production

侈谈 chǐtán se vanter ; fanfaronner

昏乱 hūnlùn confusion ; chaotique

项 xiàng (量词) 第三项 | 一项任务

事业 shìyè entreprise

检验 jiǎnyàn essai

承担 chéngdān 承担责任 prendre la responsabilité

泄 xiè 发泄 évacuer

教训 jiàoxun apprendre une leçon ; réprimande, réprimander